



0092796

忠義水滸金書傳

第七回

詞詩 托世為人保身 存身日長 精神百倍 眼德那真貨 結實 兵三年 李奎 慶休歌法遠 伴兒 孫 迎在身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話說那酸棗門外三二十箇潑皮破落戶中間有兩箇爲頭的。一箇叫做過街老鼠張三。一箇叫做青草蛇李四。這兩箇爲頭接將來智深也。却好去糞窖邊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只立在窖邊。齊道俺特來與和尚作慶。智深道你們既是隣舍街坊都來廝坐地。張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來。只指望和尚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裏早疑忌道。這夥人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來。莫不要顛

水滸金書

第七回

酒家那厮却是倒來搏虎鬚。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厮看酒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衆人面前來。那張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口裏說便向前去。一箇來搶左脚。一箇來搶右脚。智深不等他占身。右脚早起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裏去。張三恰待走。智深左脚早起。兩箇潑皮都踢在糞窖裏掙扎。後頭那二三十箇破落戶驚的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箇走的一箇下去。兩箇走的。兩箇下去。衆潑皮都不敢動。揮只見那張三李四在糞窖裏探起頭來。原來那座糞窖底似深兩箇。一身臭屎。頭髮上蛆虫般滿立在糞窖裏。叫道師父饒恕我們。智深

佛江
喝道你那衆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衆人衆人打
一救攙到葫蘆架邊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
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和你衆人說話兩箇
潑皮洗了一回衆人脫件衣服與他兩箇穿了智深叫道
都來廨宇裏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衆人道你
那夥鳥人休要瞞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人來這裏戲弄
酒家那張三李四并衆火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祖居在
這裏都只靠賭博討錢爲生這片菜園是俺們衣飯碗大
相國寺裏幾番使錢要奈何我們不得師父却在那裏來
的長老恁的得相國寺裏不曾見有師父今日我等願

水滸金書

第七回

二

情伏侍智深道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帳前
提轄官只爲殺的人多因此情願出家五臺山來到這裏
酒家俗姓魯法名智深休說你這三二十箇人直甚麼便
是千軍萬馬隊中俺敢直殺的入去出來衆潑皮啞啞連
聲拜謝了去智深自來廨宇裏房內收拾整頓歇臥次日
衆潑皮商量湊些錢物買了十瓶酒牽了一箇猪來請智
深都在廨宇安排了請魯智深居中坐了兩邊一帶坐定
那二三十潑皮飲酒智深道甚麼道理叫你衆人們壞飲
衆人道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裏與我等衆人做主
智深大喜喫到半酣裏也有唱的也有說的也有拍手的

從老鴉叫
生出前榜
來從衆人
叩齒生虫
拔世揚演
武使拳來
接人開日
越不容言

如何向日
使拍果園
今日宵費
酒食治人
着思之

也有笑的正在那裏喧鬧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叫衆

人有叩齒的齊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智深道你們做甚

麼鳥亂衆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裏取這話那

種地道人笑道牆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箇老鴉巢每

日只聒到晚衆人道把梯子去上面拆了那巢便了有幾

箇道我們便去智深也乘着酒興都到外面看時果然綠

楊樹上一箇老鴉巢衆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根

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智深相了一相

走到樹前把直裰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撇着却把左

手扳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扳起衆潑

水滸全書

第七回

皮見了一齊拜倒在地只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羅漢

身體無千萬斤氣力如何扳得起智深道打甚鳥鬘明日

都看酒家演武使器械衆潑皮當晚各自散了從明日爲

始這二三十箇破落戶見智深匾匾的伏每日將酒肉來

請智深看他演武使拳過了數日智深尋思道每日喫他

們酒食多矣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叫道人去城中買

了幾般菓子沽了兩三擔酒殺翻一口猪一腔羊那時正

是三月盡天氣正熱智深道天色熱叫道人綠槐樹下鋪

了蘆蓆請那許多潑皮團圍坐定大碗斟酒大塊切肉叫

衆人喫得飽了再取菓子喫酒又喫得正濃衆潑皮道這

口伙時辰

衆人喫得飽了再取菓子喫酒又喫得正濃衆潑皮道這

衆人喫得飽了再取菓子喫酒又喫得正濃衆潑皮道這

衆人喫得飽了再取菓子喫酒又喫得正濃衆潑皮道這

衆人喫得飽了再取菓子喫酒又喫得正濃衆潑皮道這

衆人喫得飽了再取菓子喫酒又喫得正濃衆潑皮道這

衆人喫得飽了再取菓子喫酒又喫得正濃衆潑皮道這

衆人喫得飽了再取菓子喫酒又喫得正濃衆潑皮道這

衆人喫得飽了再取菓子喫酒又喫得正濃衆潑皮道這

衆人喫得飽了再取菓子喫酒又喫得正濃衆潑皮道這

三寸是文
八寸筆武
八寸簪櫛
奴訣

幾日見師父演力，不曾見師父使器械，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智深道：說的是，便去房內取出渾鐵禪杖，頭尾長五尺，重六十二斤。衆人看了，盡皆喫驚。都道：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怎使得動。智深接過來，聽聽的，便動。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衆人看了，一齊喝采。智深正使得活泛，只見牆外一箇官人看見，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牆缺邊立着一箇官人，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箇白玉圈連珠鬘環，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繫一條雙搭尾龜背水滸全書

第七回

四

銀帶，穿一對磕瓜頭朝樣皂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

川扇子。

那官人生的豹頭環眼，燕頰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紀，口裏道：這箇師父端的非凡，使的好器械。衆潑皮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衆人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名喚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請來廝教？那林教頭便跳入牆來，兩箇就槐樹下相見了，一同坐地。林教頭便問道：師兄何處人？法諱喚做甚麼？智深道：洒家是關西魯達的便是，只爲殺的人多，情願爲僧。年幼時也曾到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林

又生入品
文字相類
結處在此
四字

此等事
說做沒
道理的用
意妙絕

冲大喜就當結義智深為兄智深道教頭今日緣何到此
 林冲答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鬧壁嶽廟裏還香願林冲
 聽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裏燒香
 林冲就此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智深道酒家初到這
 里正沒相識得這幾箇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
 棄結為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恰纔飲
 得三杯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紅了臉在墻缺邊叫道
 官人休要坐地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
 那里錦兒道正在五嶽樓下來撞見箇奸詐不及的把娘
 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卻再來望師兄休怪休怪
 水滸全書 第七回 五

林冲別了智深急跳過墻缺和錦兒逕奔嶽廟裏來搶到
 五嶽樓看時見了數箇人擎着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
 干邊胡梯上一箇年小的後生獨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
 子攔着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林冲娘子紅了臉道清
 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後生
 肩胛只一扳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恰待下
 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原來高俅
 新發跡不曾有親兒無人掣助因此過房這阿叔高三郎
 兒子在房內為子本是高太尉兄弟與他做乾兒子因此
 高太尉愛惜他那厮在東京向勢豪強專一愛淫垢人家

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有詩為証

臉前花現醜難親
心裏花開愛婦人
撞着年庚不順利
方知太歲是凶神

當時林冲扳將過來卻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軟了高衙內說道林冲干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曉得他是林中的娘子若還曉的時也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發這話衆多間漢見闌一齊攏來勸道教頭休怪衙內不認得多有衝撞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着睜那高衙內衆間漢勸了林冲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林水滸全書 第七回 六

冲將引妻小并使女錦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提着鐵禪杖引着那二三十箇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里去智深道我來挈你厮打林冲道原來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荆婦時間無禮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喫着他的請受權且讓他這一次智深道你卻怕他本官太尉酒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喫酒家三百禪杖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且饒他智深道但有事時便來喚酒家與你去衆潑皮見智深醉了扶着道

師父俺們且去。明日再得相會。智深提着禪杖道。阿嫂。你怪莫要笑話。阿哥。明日再會。智深相別自和潑皮去了。林冲領了娘子并錦兒。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鬱鬱不樂。且說這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開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着迷。快快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了三四日。衆多開漢都來伺候。見衙內心焦。沒撩沒亂。衆人散了。數內有一箇掣開的。喚做乾鳥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內意思。獨自一箇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中閒坐。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高衙內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

水滸全書

第七回

七

人志
看勢的還
看怕人處
趨勢的唆
誘之使人
怕此小人
所以可恨

內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內自思想那雙木的。這猜如何。衙內笑道。你猜得是。只沒箇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難哉。衙內怕林冲是箇好漢。不敢欺他。這箇無傷。他見在帳下聽使喚。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輕則便刺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閒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勾得他。高衙內聽得。便道。自見了多少好女娘。不知怎的。只愛他。心中着迷。鬱鬱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勾他時。我自重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却叫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喫酒教他直去樊樓上。深閣裏喫酒。

只這兩句
說盡千古
真愛的心

這道可痛
實感可恨

小開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喫酒一時重氣悶倒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着些甜話兒調和他不由他不肯小開這一計如何高衙內喝采道好計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原來陸虞候家兒在此處點山此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次日商量了計策陸虞候一時聽允也沒奈何只要小衙內歡喜却顧不得朋友交情且說林冲連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已牌時聽得門首有人叫道教頭在家麼林冲出來看時却是陸虞候慌忙道陸兄何來陸謙道特來探望兄何故連日衙前不見林冲道

水滸全書

第七回

八

心裏悶不曾出去陸謙道我同兄長去喫三杯解悶林冲道少坐拜茶兩箇喫了茶起身陸虞候道阿嫂我同兄長○臨○口○用○處○到家去喫三盃林冲娘子赶到布簾下叫道大哥少飲早歸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閒走了一回陸虞候道兄長我們休家去只就樊樓內喫兩盃當時兩箇上到樊樓內占箇閣兒喚酒保分付叫取兩瓶上色好酒希奇菓子案酒兩箇叙說閒話林冲熬了一口氣陸虞候道兄長何故歎氣林冲道賢弟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這般腌臢的氣陸虞候道如今禁軍中雖有幾箇教頭誰人及得兄長的本事太尉又有承

得好却受誰的氣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候
一遍陸虞候道衙內必不認得娘子兄長休氣只顧飲酒
林冲喫了八九杯酒因要小遣起身道我去淨手了來林
冲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東小巷內去淨了手回身轉出
巷口只見女使錦兒叫道官人尋得我苦却在這裡林冲
慌忙問道做甚麼錦兒道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箇時
辰只見一箇漢子慌慌急急奔來家裏對娘子說道我是
陸虞候家鄰舍你家教頭和陸謙喫酒只見教頭一口氣
不來便墮倒了叫娘子且快來看視娘子聽得連忙央問
壁王婆看了家和教頭那漢子去直到太尉府前小巷內

水滸全書

第七回

九

一家人家上至樓上只見卓子上擺着些酒食不見官人
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嶽廟裏囉啤娘子的那後生出來
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錦兒慌慌下得樓時只聽得娘
子在樓上叫殺人因此我一地裏尋官人不見正撞着賣
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前過見教頭和一箇人入去喫
酒因此特迳到這裡官人快去林冲見說喫了一驚也不
顧女使錦兒三步做一步跑到陸虞候家搶到胡梯上却
關着樓門只聽得娘子叫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
子關在這裡又聽得高衙內道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鐵
石人也告的回轉林冲立在胡梯上叫道大嫂開門那婦

人聽的是丈夫聲音，只顧來開門。高衙內喫了一驚，空開了樓牕，跳牆走了。林冲上的樓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曾被這厮點污了？」娘子道：「不曾。」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閉了門。

須先問然不須問也

女使錦兒接着，三箇人一處歸家去了。林冲拏了一把解腕尖刀，逕奔到樊樓前去尋陸虞候，也不見了，却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不見回家。林冲自歸娘子，勸道：「我又不曾被騙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耐這陸謙畜生，我和你如兄弟，你也來騙我，只怕不撞見高衙內也。」照管着他頭面，娘子苦勸，那里肯放他出門。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

水滸全書

第七回

十

內亦不敢回家。林冲一連等了三日，並不見面。府前人見林冲面色不好，誰敢問他。第四日飯時，侯魯智深逕尋到林冲家相探，問道：「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林冲答道：「小弟少冗，不曾探得。師兄既蒙到我寒家，本當草酌三杯，爭奈一時不能周備。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閒玩，一遭市沽兩盞，如何？」智深道：「最好。」兩箇同上街來，喫了一日酒，又約明日相會。自此每日與智深上街喫酒，把這件事都放慢了。正是：

頭控近情

是

丈夫心事有親朋

談笑酣歌散鬱蒸

只有女人愁悶處

深閨無語病難興

不允也

衙內翰林
沖不敢與
太尉說還
可勸正只
一味趁承
馬小人所
以同似

將入的性
命盡承大
的性命小
入作事小
此

且說高衙內自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喫了那驚跳墻脫走不敢對太尉說知因此在府中卧病陸虞候和富安兩箇來府裏望衙內見他容顏不好精神憔悴陸謙道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衙內道實不瞞你們說我爲林冲老婆兩次不能勾得他又喫他那一驚這病越添得重了

眼見的半年三箇月性命難保二人道衙內且寬心只在小人兩箇身上好友要共那婦人完聚只除他自縊死了此節才出病根安插得緊

便罷正說間府裏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症只見不痒不疼渾身上或寒或熱沒捺沒亂滿腹中又飽又

饑白晝忘飧黃昏廢寢對爺娘怎訴心中恨見相識難

水滸全書 第七回 十一

遮臉羞七魂已去存鬼魂上三魂存一孤魂死生中長

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兩箇商量道只除恁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兩箇邀老都管僻淨處說道若要衙內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勾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已定了衙內性命老都管道這箇容易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知兩箇道我們已有了計只等你回話老都管至晚來見太尉說道衙內不害別的症却害林冲的老婆高俅道幾時見了他的渾家都管稟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獄廟裏見來今經一月有餘又把陸虞候設計備細說下

善惡
惡發矣

好三則不...
不...的富

春風...
諷者也掉
文代的計
策可驕動
得須用本
色事本色
語激之只
因...
黃林...
好...
冲心性故
有如此巧

高俅道如此因為他渾家怎地害他我尋思起來若為惜
林冲一箇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却怎生是好都管道

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喚二人來商
議老都管隨即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裏唱了喏高俅問道

我這小衙內的事你兩箇有甚計較救得我孩兒好了時
我自擡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

如此使得高俅見說了喝采道好計你兩箇明日便與我
行不在話下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喫酒把這件事不記

心了那一日兩箇同行到閱武坊巷口見一條大漢頭戴
一頂孤角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裏擎着一口寶刀插

水滸全書

第七回

十二

着箇草標兒立在街上口裏自言自語說道不遇識者屈
沉了我這口寶刀林冲也不理會只顧和智深說着話走
那漢又跟在背後道好口寶刀可惜不遇識者林冲只顧
和智深走着說得入巷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箇東
京沒一箇識得軍器的林冲聽的說回過頭來那漢颯的
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林冲合當有事
猛可地道將來看那漢遞將過來林冲接在手內同智深
看了但見

清光奪目冷氣侵人遠看如玉沼春冰近看似瓊臺瑞
雪花紋密布如豐城獄內飛來紫氣橫空仰瞻昭夢中

收得衣阿巨關應難比莫邪干將亦等閒

當時林冲看了，喫了一驚，失口道：「好刀！你要賣幾錢？」那漢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冲道：「值是值，二千貫只沒箇識主。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你若需的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林冲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那漢歎口氣道：「金子做生鐵，賣下罷罷一文也不要了。」我的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却與智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裏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見。」林冲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到家去取錢，與他就問那漢道：「這口刀，那裏水滸全書 第七回 十三」

刀到家取了錢去，亦可住却。又話問來，歷一番不獨細膩，且於漢子口內罵出一段壯士失時的情語，來真能動人，添多少光景。

得來，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為家道消乏，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那漢道：「若說時，辱沒殺人。」林冲再也不問，那漢得了銀兩，自去了。林冲把這口刀翻來，復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我幾番看，他也不肯將出來。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試。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間掛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次日巳牌時分，只聽得門首有兩箇承局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你買一口好刀，就叫你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裏專等林冲聽得說道：「又是甚麼多口的報知了。」兩箇承局催得林冲

不認得
不認事
說在口
點出真化
工之筆

穿了衣裳，拏了那口刀，隨這兩箇丫局來。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認的，你兩箇人說道：小人新近叅隨，却早來到府前，進得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兩箇又道：「太尉在裏面，後堂內坐地，轉入屏風，至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兩箇又道：「太尉直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兩三重門，到一箇去處，一週遭都是綠欄干，兩箇又引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尉。」林冲拏着刀，立在簷前，兩箇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簷看時，只見簷前額上有四箇青字，寫道：「白虎節堂。」林冲猛省道：「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

水滸全書

第七回

十四

敢無故輒入，急待回身，只聽的靴履響，脚步鳴，一箇人從外面入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本管高太尉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知法度否？你手裏拿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有人對我說，你兩三日前，拿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林冲躬身稟道：「恩相，恰纔蒙兩箇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裏？」林冲道：「他兩箇已投堂裏去了。」太尉道：「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裏去？」左右與我拿下這廝，說猶未了，傍邊耳房裏走出二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恰似旱馬追紫燕，渾如猛虎啖羊羔。高太尉大怒道：

你既是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因何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殺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不知性命如何。不因此等有分教，大開中原，縱橫海內，直教農夫背上添心號，漁父舟中插認旗，畢竟看林冲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評

陸謙一輩，又絕交論中所未發，可續廣絕交一則。

寶刀之計，豈曰斷金。

隱評

少衛內是不知平小兒，寫安是不知神，无棍兩個也不必說了，恨高休害人，陸謙愛友，都差魯智深打他三百棒杖。

第八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猪林

話說當時太尉喝叫左右排列軍校拿下林冲要斬林冲大叫冤屈太尉道你來節堂有何事務見今手裏拿着利刃如何不是來殺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喚如何敢見有兩箇承局望堂裏去了故賺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說我府中那有承局這廝不服斷遣喝叫左右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就把寶刀封了去左右領了鈞旨監押林冲投開封府來恰好府尹坐衙未退

水滸全書

第八回

但見

緋羅繳壁紫綬卓圍當頭額掛朱紅四下簾垂斑竹官僚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令史謹嚴漆牌中書低聲二字提轄官能掌機密客帳司專管禪單吏兵沉重節級嚴威執藤條祇候立階前持大杖離班分左右戶婚詞訟斷時有似玉衡明鬪毆是非判處恰如金鏡照雖然一郡宰臣官果是四方民父母直使囚從冰上立盡教人向鏡中行說不盡許多威儀似塑就一堂神道

高太尉幹人把林冲押到府前跪在階下府幹將太尉言語對滕府尹說了將上太尉封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

府尹道林冲你是箇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

故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鏡念林冲

負屈銜冤小人雖是龐衙的軍漢頗識些法度如何敢擅

入節堂為是前月二十八日林冲與妻到嶽廟還香願王

迎見高太尉的小衙內把妻子調戲被小人喝散了次後

又使陸虞候賺小人喫酒却使富安來騙林冲妻子到陸

虞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趕去是把陸虞候家打了一

場兩次雖不成姦皆有人証次日林冲自買這口刀今日

太尉差兩箇承局來家呼喚林冲叫將刀來府裏比看因

此林冲同二人到節堂下雨箇承局進堂裏去了不想太

水滸全書

第八回

尉從外面進來設計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府尹聽了林

冲口詞且叫與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扭來枷了推入牢

裏監下林冲家裏自來送飯一而使錢林冲的丈人張教

頭亦來買上告下使用財帛正值有箇當案孔目姓孫名

定為人最鯁直十分好善只要週全人因此人都喚做孫

佛兒他明知道這件事轉轉宛宛在府上說知就裏稟道

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週全他府尹道他做下這般罪

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本

官怎週全得他孫定道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

太尉家的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

府尹下罪

口處便送

孫定可進

言處林中

可出死處

鯁直的儘

是真好善

面上明知

冤屈的也

有誰肯知

此

真之佛兒

反跌效於

正說更激

開後得紅
透徹見此

一分便是
定不得死
罪前斷案

與分孔目
亦好府尹

豪強更兼他府裏無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
判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却不是他家官府。府尹道據你

說時林冲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冲口詞
是箇無罪的人。只是沒拿那兩箇承局處如今着他招認

做不合。腰懸利刃。誤入節堂。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滕
府尹也知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稟說。林冲口

詞高。球情知理短。又礙府尹只得准了。就此日府尹回來
陞廳。叫林冲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箇文筆匠刺了

面頰。量地方遠。近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團
頭鐵葉護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箇防

水滸全書

第八回

三

送公人監押前去。兩箇人是董超薛霸二人領了公文押

送林冲。出開封府來。只見衆鄰舍并林冲的丈人張教頭

都在府前接着。同林冲兩箇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裏坐定

林冲道。多得孫孔目維持。這棒不毒。因此走動得張教頭

叫酒保安排。案酒菓子。管待兩箇公人。酒至數杯。只見張

教頭將出銀兩。齎發他兩箇防送公人。已了。林冲執手對

丈人說道。泰山在上年災月。屈撞了高衙內。喫了一場屈

官司。今日有句話說。上稟泰山。自家泰山錯愛。將今愛嫁

事。小人已經三載。不曾有半些兒。左池。雖不曾生半箇兒

女。未曾面紅面赤。半點相爭。今小人遭這身橫事。配去滄

通一番往

返語情事

凄然使人

泣下

泣下

夫人
教
文貞

賢夫人

贏得
哀
心
可
相

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恐高衙內
 威逼這頭親事。况兼青春年少。休為林冲。誤了前程。却是
 林冲自行主。張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明白
 立紙休書。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如此林冲去的心穩。免得
 高衙內陷害。張教頭道。賢婿甚麼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
 了橫事。又不是你作將出來的。今日權且去滄州。避災。避
 難。早晚天可憐。見放你回來時。依舊夫妻完聚。老漢家中
 也頗有些過活。便取了我女家去。並錦兒不揀怎的三年。
 五載。養贖得他。又不叫他出入。高衙內便要見也不能勾。
 休要憂心。都在老漢身上。你在滄州牢城。我自頻頻寄書。

水滸全書

第八回

四

并衣服與你。休得要胡思亂想。只顧放心去。林冲道。感謝
 泰山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兩相耽誤。泰山可憐
 見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張教頭那裏肯應承。眾鄰
 舍亦說行不得。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時。林冲便掙扎
 得回來。誓不與娘子相聚。張教頭道。既然恁地。時權且由
 你寫下我。只不把女兒嫁人。便了。當時叫酒保尋箇寫文
 書的人來。買了一張紙來。那人寫林冲說道。是

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冲。為因身犯重罪。斷配滄州。
 去後存亡不保有妻張氏。年少情願立此休書。任從改
 嫁。永無爭執。委是自行情願。即非相逼。恐後無憑。立此

文約爲照年月日

夫人娘子
在書院
便有情滿

林冲當下看人寫了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箇花字打箇手，摸正在閣裏寫了，欲付與泰山收時，只見林冲的娘子號天哭地，叫將來女使，跣兒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尋到酒店裏。林冲見了起身，接看道：「娘子，小人有句話說已稟過泰山了，爲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屈事，今去滄州生死不保，誠恐誤了娘子青春，今已寫下幾字在此。萬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頭腦自行招嫁，莫爲林冲，悞了賢妻。那婦人聽罷，哭將起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兒點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後兩下相誤，」

水滸全書

第八回

五

了你張教頭，便道我見放心，雖是女婿，恁的主張，我終不成。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由他放心去，他便不來時，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只教你守志便了。那婦人聽得說心中，哽咽又見了這封書，一時哭倒聲絕，在地未

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動，但見

荆山玉損，可惜數十年結髮成親，寶鑑花殘，枉費九十日東君，匹配花容，倒似有如西苑芍藥，倚朱欄檀口無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夜東風惡，吹折江梅就地橫。

林冲與泰山張教頭救得起來，半晌方纔甦醒，兀自哭不

端公之稱
後又有解
今且留已

水滸金書

第八回

六

行林冲把休書與教頭收了。眾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娘子攙扶回去。張教頭囑付林冲道：「你顧前程去，拚扎回來，虧見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裏待你回來。」完聚你，但放心去，不要掛念。如有便人千萬頻頻寄些書信來。林冲起身謝了拜辭，泰山并眾鄰舍背了包裹，隨着公人去了。張教頭同鄰舍取路回家，不在話下。且說兩箇防送公人把林冲帶來使臣房裏，寄了監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只說董超正在家裏拴束包裹，只見巷口酒店裏酒保來說道：「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請說。」語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不認的，只叫請端公便來。」原

來未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當時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中，閣兒內看時，見坐着一箇人，頭戴頂萬字頭巾，身穿領皂紗背子，下面皂靴，淨襪，見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請坐。」董超道：「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那人道：「請坐。」少間便知董超坐在對席，酒保一面鋪下酒盞，菜蔬菓品，案酒都搬來罷了一卓。那人問道：「薛端公在何處？」董超道：「只在前邊巷內。」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脚，與我去請將來。酒保去了一盞茶時，只見請得薛霸到閣兒裏。董超道：「這位官人請誰說話？」薛霸道：「不敢動問大人高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請飲酒。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篩

徐厚胸克

諷以利登
以勢其惡
乃濟

酒酒至數杯那人去袖子裏取出十兩金子放在桌上說道二位端公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認得尊官何故與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滄州去董超道小人兩箇奉本府差遣監押林冲直到那裏那人道既是如此相煩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陸虞候便是董超薛霸喏喏連聲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共對席陸謙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對頭今奉着太尉鈞旨教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差公你兩箇領諾不必遠去只就前面僻靜去處把林冲結果了。就彼處討紙回狀回來便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並不妨事董超道却怕使不得開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却不曾教結果了他亦且本人年紀又不高大如何作的這緣故倘有些兜搭恐不方便薛霸道老董你聽我說高太尉便叫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你不要多說和你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照顧俺處前頭有的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不曉怎的與他結果了罷當下薛霸收了金子說道官人放心多是五站路少便兩程便有些分曉陸謙大喜道還是薛端公真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時是必搗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做表證陸謙再包辦二位十兩金子相謝專等好音切不可相悞原察柴貼但是犯

水滸金書

第八回

七

往往將來
插出空章
有意思

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三
箇人又喫了一會酒陸虞候等了酒錢三人出酒肆來各
自分手只說董超薛霸將金子分受人已送回家中取了
行李包裹拿了水火棍便來使臣房裏取了林冲監押上
路當日出得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時途路上客
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董薛二
人帶林冲到客店裏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喫
了飲食投滄州路上來時遇六月天氣炎暑正熱林冲初
喫棒時倒也無事次後三兩日間天道盛熱棒瘡却發又
是箇新喫棒的人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薛霸道好不
本濟全書 第八回 八

曉事此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你這般樣走幾時得到
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裏折了些便宜前日方纔喫棒棒
瘡舉發這般炎熱上下只得擔待一步董超道你自慢慢
的走休聽咕咕薛霸一路上喃喃咄咄的口裏埋冤叫苦
說道却是老爺們晦氣撞着你這箇魔頭看看天色又晚
但見

紅

赤輪低墜玉鏡將懸遙觀野驥俱生近觀柴門半掩僧

投古寺雲林時見兩歸漁傍陰涯風樹循聞蟬噪急急

年華來熱拔勢勢一馬息燕塗

當晚三箇人投村中客店裏來到祖房內兩箇公人放了

應明

心之公人
實原

惡

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包來解了不等公人開口去包裏取些碎銀兩央店小二買些酒肉糴些米來安排盤饌請兩箇防送公人坐了喫葷起薛霸又添酒來把林冲灌的醉了和枷倒在一邊薛霸去燒一鍋百沸滾湯提將來傾在脚盆內叫道林教頭你也就洗了脚好睡林冲掙的起來被枷礙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不得薛霸道出路人那裏計較的許多林冲不知是計只顧伸下脚來被薛霸只一接接在滾湯裏林冲叫一聲哎也急縮得起時泡得脚面紅腫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道只見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

水滸全書

第八回

九

洗脚顛倒嫌冷嫌熱却不是好心不得好報口裏喃喃的罵了半夜林冲那裏敢回話自去倒在一邊他兩箇潑了這水自換些水去外邊洗了脚收拾睡到四更回店人都

好眼目

起初是重
起說好話
到底是真
越奸越然

惡中自有
解亦自分

喚裏解下一雙新草鞋耳象并索兒却是麻編的叫林冲穿林冲看時脚上滿面都是瘡漿泡只得尋覓舊草鞋穿那裏去討沒奈何只得把舊草鞋穿上叫店小二弄過酒錢兩箇公人帶了林冲出店却是五更天氣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

喚不止薛霸罵道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擗將起來林冲道上下方便小人豈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實是脚疼走不動董超道我扶着你走便了攙着林冲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不動了早望見前面烟籠霧鎖一座猛惡林子但見

林冲道
他處層層如面地

喬枝鬱鬱似雲頭

不知天日何年照

惟有冤魂不斷愁

殺進林子亦有厚味劫入險境

這座林子有名喚做野猪林此是東京去倉洲路上第一箇峻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冤讐的使用些錢與公人帶到這裏不知結果了多少奸漢今日這兩箇公

水滸全書

第八回

十

以前超董分此處各後又分

若徑要睡有何意致

人帶林冲奔入這林子裏來董超道走了一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道我也走不得了且就林子裏歇一歇三箇人來到裏面解下行李包裹都搬在樹根頭林冲叫聲呵也生弄着一株大樹便倒了只見董超薛霸道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來且睡一睡却行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樹邊畧畧閉得眼從地下叫將起來林冲道上下做甚麼甚重超薛霸道俺兩箇正要睡一睡這裏又無關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以此睡不穩林冲答道小人是箇奸漢官司既已喫了一世也不走薛霸道那裏信得你說要我們心穩須得縛一縛林冲道

上下要縛便縛小人敢道怎的薛霸腰裏解下索子來把
林冲連手帶脚和枷緊緊的綁在樹上同董超兩箇跳將
起來轉過身來拏起水火棍看看林冲說道不是俺要結
果你自是前日來時有那陸虞候傳着高太尉鈞旨教我
兩箇到這裏結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話便多走的幾日
也是死數只今日就這裏倒作成我兩箇回去快些休得
要怨我弟兄兩箇只是上司差遣不由自己你須精細着
明年今日是你周年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話林冲
見說淚如雨下便道上下我與你二位往日無讐近日無
冤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生死不忘董超道說甚麼門前
水滸金書 第八回

救你不得薛霸便提起水火棍來望着林冲腦袋上劈將
來可憐豪傑束手就死惜哉英雄到此命絕國難正是萬里黃泉無旅店三魂今夜
落誰家畢竟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 兒女情深英雄氣短只冲臨岐猶見本色作者便
非凡筆

德祥
古今惟公人狀貌最惡肚腸最毒手脚最狠都形容得出

絕險處
佳使人一
驚不知下
韻方急較
人若說到
下回雷鳴
一聲便泄
瀉春荒驚
不深喜不
劇矣

入河即朝天
內家与老手

忠義水滸全書傳

第九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頭

做大而下
驚得緊提
快心

話說當時薛霸雙手舉起棍來望林冲腦袋上便劈下來說時遲那時快薛霸的棍恰舉起來只見松樹背後雷鳴也似一聲那條鐵禪杖飛將來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九霄雲外跳出一箇胖大和尚來喝道酒家在林子裏聽你多時兩箇公人看那和尚時穿一領皂布直裰跨一口戒刀提起禪杖輪起來打兩箇公人林冲方纔閃開眼看時認得是魯智深林冲連忙叫道師兄不可下手我有話說

水滸全書

第九回

智深聽得收住禪杖兩箇公人呆了半晌動彈不得林冲道非干他兩箇事盡是高太尉使陸虞候分付他兩箇公人要害我性命他兩箇怎不依他倘若打殺他兩箇也是冤屈魯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斷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從和你買刀那日相別之後酒家憂得你苦自從你受官司俺又無處去救你打聽的你斷配滄洲酒家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却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酒保來請兩箇公人說道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以此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廝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來見這兩箇撮鳥帶你入店裏去酒家也在那店裏歇夜間聽

緣得十分
儒切往非
節現

魯和南有
智甚

得那厮兩箇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脚那時俺便要殺這兩箇撮鳥却被客店裏人多恐防救了酒家見這厮們不懷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裏出門時酒家先投透這林子裏來等殺這厮兩箇撮鳥他到來這裏害你正好殺這厮兩箇林冲勸道既然師兄救了我你休害他兩箇性命魯智深喝道你這兩箇撮鳥酒家不看兄弟面時把你這兩箇都剝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箇性命就那裏插了戒刀喝道你這兩箇撮鳥快攬兄弟都跟酒家來提了禪杖先走兩箇公人那裏敢回話只叫林教頭救俺兩箇依前背上包裹提了水火棍扶着林冲又替他拖了包裹一同跟出林子來行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四箇人入來坐下看那店時但見

水滸全書

第九回

二

切躡妹

國名金兼
赤首

前臨驛路後接溪村數株桃柳綠陰濃幾處葵榴紅影亂門外森森麥穗前倚倚荷花輕輕酒旆舞薰風短短蘆簾遞酷日壁邊瓦瓮白泠泠滿貯村醪架上磁瓶香噴噴新開社醞白髮田翁親滌器紅顏村女笑當爐當下深冲超霸四人在村酒店中坐下喚酒保買五七斤肉打兩角酒來喫回些麵來打餅酒保一面整治把酒來篩兩箇公人道不敢拜問師父在那箇寺裏住持智深笑道你兩箇撮鳥問俺在處做甚麼莫不去教高僧做甚麼

佛心

原係佛心
妙不可言

如此此頭
箇千段方
去後當看
現前不敢
起一毫妄

但見此

我和你只要躲得身上乾淨董超道也說的是兩箇暗爾
量了不題話休絮繁被智深監押不離行了十七八日近

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無僻淨處

了魯智深打聽得實了便就松林裏歇智深對林冲道兄

弟此去滄州不遠了前路都有人家別無僻淨去處酒家

已打聽實了俺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林冲道師

兄回去泰山處可說知防護之恩不死當以厚報魯智深

又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三二兩與兩箇公人道

你兩箇撮鳥本是路上砍了你兩箇頭兄弟面上既你兩

箇鳥命如今沒多路了休生反心兩箇道再怎敢皆是大

水滸全書

第九回

四

尉差遣接了銀子却待分手魯智深看着兩箇公人道你

兩箇撮鳥的頭硬似這松樹麼這二人答道小人頭是父母

皮肉包着些骨頭智深輪起禪杖把松樹只一下打的樹

有二寸深痕齊齊折了噯一聲道你兩箇撮鳥但有反心

教你頭也與這樹一般擺着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

自回去了董超薛霸都吐出血頭來半晌縮不入去林冲

道上下俺們自去罷兩箇公人道好箇莽和尚這一下打折

了一株樹林冲道這箇直得其麼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

也拔將出來二人只把頭來望四方纔得知是實三人當下

離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但見

古道孤村路傍酒店楊柳岸曉垂錦旆蓮花蕩風拂青
帘劉伶仰臥高床前李白醉眠描壁上祖醞壯農夫之
膽村醪助野叟之谷神仙玉佩曾留下卿相金貂也當
來

三箇人入酒店裏來林冲讓兩箇公人上首坐了董薛二
人半日方纔得自在只見那店裏有幾處座頭三五箇錦

無情碧石
情脈脈在
危想之妙

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亂搬東搬西林冲與兩箇公人坐了
半箇時辰酒保並不來問林冲等得不耐煩把卓子敲着
說道你這店主人好欺客見我是箇犯人便不來睬着我
須不白喫你的是甚道理主人說道你這是原來不知我
水滸全書 第九回 五

的好意林冲道不賣酒肉與我有甚好意店主人道你不
知俺這村中有箇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為柴大官人

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

位太祖武德皇帝勅賜與他誓書鐵券在家中誰敢欺負

他專一招接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箇養在家中常常

囑付我們酒店裏如有流配來的犯人可叫他投我莊上

來我自資助他我如今買酒肉與你喫得面皮紅了他道

你自有盤纏便不助你我是好意林冲聽了對兩箇公人

道我在東京教軍時常常聽得軍中人傳說柴大官人名

字却原來在這裏我們何不同去投迤他董超薛霸尋思

道既然如此有甚虧了我們處就便收拾包裹和林冲同
領酒店主人柴大官人莊在何處我等正要尋他店主人
道只在前面約過三二里路大石橋邊轉灣抹角那箇大
莊院便是林冲等謝了店主人三箇山門果然三二里見
座大石橋過得橋來一條平坦大路早望見綠柳陰中顯
出那座莊院四下一週遭一條澗河兩庫邊都是垂楊大
樹樹陰中一遭粉牆轉灣來到莊前看時好箇大莊院但

見

門迎黃道山接青龍萬枝桃統武陵溪千樹花開金谷
苑聚賢堂上四時有不謝奇花百卉廳前八節賽長春
水滸全書 第九回 六

佳景堂懸勅額金牌家有誓書鐵券朱堯碧瓦掩映着
九級高堂畫棟雕梁真乃是三微精舍林武疏財散金成招賢不是當朝勳戚
第也納上勝切文應前代帝王家

三箇人來到莊上見條澗板橋上坐着四五箇莊客都在
那裏乘涼三箇人來到橋邊與莊客施禮罷林冲說消相
煩大哥報與大官人知道京師有箇犯人送配牢城姓林
的求見莊客齊道你没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時有酒食錢
財與你今早出獵去了林冲道不知幾時回來莊客道說
不定敢怕投東莊去歇也不見得許你不得林冲道如此
是我沒福不得相遇我們去罷別了衆莊客和雨箇公人

沒要處
時節
破

不社相見
頓挫空靈
愈有情致

再回舊路肚裏好生愁悶行了半里多路只見遠遠的從
林子深處一簇人馬來但見

人人俊麗箇箇英雄數十匹駿馬嘶風兩三面綉旗弄
日粉青氈笠似倒翻荷葉高擎絳色紅纓如爛熳蓮花
亂插飛魚袋內高插着裝金雀畫細輕弓獅子壺中整
攢着點翠鴨翎端正箭幾隻赴獐細犬擎數對拿兎
蒼鷹穿雲俊鶻頓絨絳脫帽錦鵬尋護指標鎗風利就
鞍邊微露寒光畫鼓團圍向馬上時聞響震鞍邊拴繫
無非天外飛禽馬上擎擡盡是山中走獸好似晉王臨
紫塞渾如漢武到長楊

水滸全書 第九回

那簇人馬飛逡莊上來中間捧着一位官人騎一匹雪白
捲毛馬馬上那人生得龍眉鳳目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鬚
鬚二十四五年紀頭戴一頂阜紗轉角簇花巾身穿一領
紫繡團胸綉花袍腰繫一條玲瓏嵌寶玉環條足穿一雙
金線抹綠阜朝靴帶一張弓插一壺箭引領從人都到莊
上來林冲看了尋思道敢是柴大官人麼又不敢問他只
自肚裏躊躇只見那馬上年少的官人縱馬前來問道這
位帶柳的是甚人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東京禁軍
教頭姓林名冲爲因惡了高太尉尋事發下開封府問罪
斷遣刺配此滄州與得前而酒店裏說這裏有箇招賢納

且具後眼
者若能一
見便問

三四句內
看他有多
少轉折
生意思

大凡沒字
人肯去
求

道也好，也好。林武師你心下如何？林冲道：小人却是不敢。洪教頭心中村量道：那人必是不會，心中先怯了。因此越來惹林冲使棒。柴進一來要看林冲本事，二者要林冲贏他，滅那廝嘴。柴進道：且把酒來喫着，待月上來也罷。當下又喫過了五七杯酒，却早月上來了。照見廳堂裏面如同白日，柴進起身道：二位教頭較量一棒。林冲自肚裏尋思道：這洪教頭必是柴大官人師父，不然我一棒打翻了他，須不好看。柴進見林冲躊躇便道：此位洪教頭也到此不多時，此間又无對手。林武師休得要推辭，小可也正要看二位教頭的本事。柴進說這話，原來只怕林冲礙柴進的。

水滸全書

第九回

十

面皮不肯使出本事來。林冲見柴進說開，就裏方纔放心。只見洪教頭先起身道：來來來，和你使一棒看。一齊都闕出堂後空地上，莊客拿一束桿棒來，放在地下。洪教頭先脫了衣裳，拽扎起裙子，掣條棒，使箇旗鼓，喝道：來來來，柴進道：林武師請較量一棒。林冲道：大官人休要笑話，就地也拿了一條棒，起來道：師父請教。洪教頭看了，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林冲拿着棒，使出山東大搦，打將入來。洪教頭把棒就地下鞭了一棒，來搶林冲。兩箇教師就明月地上交手，真箇好看。怎見是山東大搦，但見：

山東大搦河北夾鎗，大搦棒是鱖魚穴內噴來夾鎗棒。

是巨蟒巢中，擲出大搥，棒似連根拔怪樹，夾鎗棒如遍地捲枯藤。兩條侮內搶珠龍，一對巖前爭食虎。

兩箇教頭在月明地上交手，使了四五合棒，只見林冲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一聲少歇。柴進道：教頭如何不使本

事。林冲道：小人輸了。柴進道：未見二位較量，怎便是輸了。林冲道：小人只多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柴進道：是小可

一時失了計較，大笑道：這箇容易，便叫莊客取十兩銀來。當時將至柴進，對押解兩箇公人道：小可大膽相煩二

位下顧，權把林教頭枷開了。明日牢城營內，但有事務都

在小可身上。白銀十兩，相送董超、薛霸，見了柴進人物，軒

昂不敢違他，落得做人情，又得了十兩銀子，亦不怕他走

了。薛霸隨即把林冲護身枷開了。柴進大喜道：今番兩位

教師再試一棒。洪教頭見他，却纔捧法，怯了肚裏，平欺他

做，提起棒，却待要使柴進叫道：且住。莊客取出一錠銀

來，重二十五兩，无一時至面前。柴進乃言：二位教頭比試

非比其他。這錠銀子，權為利物，若是贏的，便將此銀子去

柴進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來，故意將銀子丟在地下。

洪教頭深怪林冲來，又要爭這箇大銀子，又怕輸了，銳氣

把棒來盡心，使箇旗鼓，吐箇門戶，喚做把火，燒天勢。林冲

想道：柴大官人心裏，只要我贏他，也橫着棒，使箇門戶，吐

抄人
李老
請開物
見分光
竟

有一高

又玉色熱

虎棒頭上
當出三人
心算本欲
甚
臨濟於持
心然教賊
病敗在護
心

水滸全書

第九回

十一

正跳
一轉棒法

應聲看脯
天妙

名亦見一
驕真
是處必

箇勢喚做撥草尋蛇勢。洪教頭喝一聲來來來，便使棒將入來。林冲望後一退，洪教頭趕入一步，提起棒，又復一棒下來。林冲看他脚步已亂了，便把棒從地下一跳，洪教頭措手不及，就那一跳裏，和身一轉，那棒直掃着洪教頭，賺見骨上撇了棒，撲地倒了。柴進大喜，叫快將酒來把盞。眾人一齊大笑。洪教頭那裏掙扎起來，眾莊客一頭笑着，扶了洪教頭，羞顏滿面，自投莊外去了。柴進携在林冲的手，再入後堂飲酒，叫將利物來送。還教師林冲那裏肯受，推托不過，只得收了。正是：

欺人意氣總難堪

冷眼旁觀也不甘

請看受傷丹折利

方知驕傲是羞慙

水滸全書

第九回

十一

柴進留林冲在莊上一連住了幾日，每日好酒好食相待。又住了五七日，兩箇公人催促要行。柴進又置席面相待，送行，又寫兩封書，分付林冲道：滄州大尹也與柴進好，牢城管營差撥亦與柴進交厚，可將這兩封書去，下必然看覷教頭，即捧出二十五兩一錠大銀，送與林冲，又將銀五兩齋發兩箇公人，喫了一夜酒。次日天明，喫了早飯，叫莊客挑了三箇的行李。林冲依舊帶上枷，辭了柴進，便行。柴進送出莊門，作別，分付道：待幾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來。與教頭林冲謝道：如何報謝？大官人兩箇公人相謝了，三

人取路投滄州來，將及午牌時候，已到滄州城裏。雖是監
小去處，亦有六街三市，逕到州衙裏，下了公文，當廳引林
冲，參見了州官。大尹當下收了林冲，押了回文，一面帖下
判送牢城營內來。兩箇公人自領了回文，相辭了回東京
去，不在話下。只說林冲送到牢城營內來，看那牢城營時
但見

門高牆壯，地濶池深。天王堂畔，兩行細柳，綠垂烟點，
觀廳前一簇喬松。青巖黛來，往的盡是咬釘嚼鐵。漢出入
的無非瀝血剖肝。漢出入的無非瀝血剖肝
人埋藏異跡，凶剝斬士深隱，專增據讓。

滄州牢城營內收管林冲，發在單身房裏聽候點視。却有
水滸全書 第九回 十二

那一般的罪人都來看覷他。對林冲說道：「此間管營差撥
十分害人，只是要詐人錢物。若有人情錢物送與他時，便
覷的你好。若是無錢，將你撇在上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
死若得了人情，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只說有病，把
來寄下。若不徇人情時，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道：
「眾兄長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錢，把多少與他？」眾人道：「若要
使得好時，管營把五兩銀子與他，差撥也得五兩銀子送
他十分好下。正說之間，只見差撥過來問道：「那箇是新來
配軍？」林冲見問，向前答應道：「小人便是。」那差撥不見他把
錢出來，變了面皮，指有林冲罵道：「這箇賊配軍見我如

看他前後
語頭語尾
由盡小人
情態

得神

都是銀子
語話

得百十箇
柴連

只因裝進
是捨錢的
大財主說
一封書值
得一錠金
子不發覺
是五兩十
兩銀正當

何不下拜却來啣啜你這厮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見我

還是大刺刺的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文一世也不

發跡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

手裏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把林冲罵得一

佛出世那裏敢擡頭應答衆人見罵各自散了林冲等他

發作過了去取五兩銀子陪着笑臉告道差撥哥哥些小

薄禮体言輕微差撥看了道你教我送與管營和俺的都

在裏面林冲道只是送與差撥哥哥的另有十兩銀子就

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差撥見了看看林冲笑道林教頭

我也聞你的好名字端的是箇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

你了雖然目下暫時受諾以後必然發跡據你的大名這

表人物必不是等閒之人以後必做大官林冲笑道皆賴

差撥照顧差撥道你只管放心又取出柴太官人的書禮

說道相煩老哥將這兩封書下一下差撥道既有柴太官

人的書煩惱做甚這一封書值一錠金子我一面與你下

書少間管營來點你要打一百段威棒時你便只說你一

路患病未曾痊可我自來與你支吾要瞞生人的眼目林

冲道多謝指教差撥拿了銀子并書離了單身房自去了

林冲歎口氣道有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端的有這般的

苦處原來差撥落了五兩銀子只將五兩銀子并書來見

水滸全書

第九回

十四

管營備說林冲是箇好漢柴大官人有書相薦在此呈上
已是高太尉陷害配他到此又無十分大事管營道况是
柴大官人有書必須要看看醜他便教喚林冲來見且說林
冲正在單身房裏悶坐只見牌頭叫道管營在廳上叫喚
新到罪人林冲來點名林冲聽得呼喚來到廳前管營道
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新入配軍須喫
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馱起來林冲告道小人於路感冒
風寒未曾痊可告寄打牌頭道這人見今有病乞賜憐恕
管營道果是這人症候在身權且寄下待病痊可却打差
撥道見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時滿了可教林冲去替換他

水滸全書

第九回

十五

又
讀實正一
義精微
平的正語

就廳上押了帖文差撥領了林冲單身房裡取了行李來
天王堂交替差撥道林教頭我十分周全你教看天王堂
瞭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早晚只燒香掃地便
了你。看別的囚徒從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饒他還有一等
無人情的撥他在土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冲道謝
得照顧又取三三兩銀子與差撥道煩望哥哥一發周全
開了頂上柳更好差撥接了銀子便道都在我身上連忙
去稟了管營就將柳也開了林冲自此在天王堂內安排
宿食處每日只是燒香掃地不覺光陰早過了四五十日
那管營差撥得了賄賂日久情熟由他自在亦不來拘管

他柴大官人又使人來送冬衣并人事與他那滿營內囚徒亦得林冲救濟話不絮煩時遇冬深將近忽一日林冲已牌時分偶出營前閒走走正行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林教頭如何却在這裏林冲回頭過來看時見了那人有分教林冲火棚堆裏爭些斷送餘生風雪途中幾被傷殘性命畢竟林冲見了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摩寫喜會深便像烈文大摩寫世教头便像忘嫉小人美樣一怒一長
後忍結彩的是傳神妙手

